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學史卷一至五

詳校官子監司業臣納麟寳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賛善臣莊承籛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袁繼升

史部十五

學史

史評類

提要

臣等謹案學史十二卷明邵寶撰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謚文莊事蹟具明史儒林傳寶所著有左觿容春堂集諸書俱別著錄此書乃其為江西提學副使時所作為卷十有二以象月又

餘其一以象閏每卷或三十條或二十九條以象月之有大小盡取程子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義名之曰日格子巡撫吳廷舉甞以上之於朝書中取自周迄元史事分條論列詞簡意該筆力頗為遒健其閒如記後漢書譙玄用弟服去官戴封用伯父喪去官事以為辟世與人不知後漢人情淳朴其以期功喪解官持喪者見於史冊不一而足盖

風俗使然實疑為托故而逃未免失之不考又論荀彧以為志似管仲心似召忽非楊雄之比其評隲亦為過當然實平生湛深經術持論平正究非胡寅之刻深尹起莘之膚淺者所可相擬固不失為儒者之言也乾隆四十二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學史卷一

明 邵寶 撰

寅凡二十章

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史記楚世家

日格子曰古有火正之官火之爲政也何如哉論語曰鑽燧改火此政之大者也所謂光融天下者於是乎在而周禮司烜氏所掌及春秋宋衛陳鄭所紀者政皆在焉今治水之官猶夫古也而火獨缺焉飲知擇水而亨不擇火以祭以養謂之備物可乎或曰庭燎則有司矣雖然此火之末也

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

不敢臣周公也史記魯世家

曰格子曰葬人之終事也周公然且謹之而況其生哉于成周臣道也成王不敢當則何以易之于畢乎道也舍臣道而就乎道周公其慤矣夫

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曰格子曰風十五國二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

鄶曹盖周太師樂歌之序如此今詩小異焉殿豳於曹而退秦於魏將無意乎秦將大矣秦西夷之國猶未離其類焉秦尚大則中國之患也聖人於是有憂焉故退之若夫豳之殿則王道氏已論之矣

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勲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復賜之今死而弗以

是棄君命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左傳昭公四年

曰格子曰禮樂自天子出路車乘馬皆天子所得乎也受之其可違乎是故公冶之晁服可以毋斂諸侯之賜也曾子之簀不可以不易大夫之賜也天子之賜則不然叔孫既受矣生以服死以葬禮也

孔子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

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孔子居陳三歲史記孔子世家

曰格子曰吾以是知孔子之未嘗為陳侯周臣也使誠為臣者隼之問曷為不于廷而使使即其所主乎又曷為其不名乎大史公不曰仕陳而曰居陳三歲其不為陳臣也明矣然則孟子何以言之孟子之言蓋著貞子之為臣也善擇其君而非侍人與癰疽者比也而孔子之所主正矣司城宋官名貞其謚也蓋賢大夫春秋時大夫出而仕鄰國者多有之

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左傳宣公二年

日格子曰穿知有盾而不知有君雖無令甚於有令也蓋盾之專久矣靈公之立非盾意也鞅鞅非少主

臣盾宜有之穿從其意焉而行大事以為盾必不戒討也不然則穿也烏乎敢

昔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國史記惠景閒侯者表

日格子曰以王爵封臣非古也漢制也非劉不王非功不侯漢約也雖然創業之君報功之典戚而疏踰焉尊而卑踰焉若固其所未足為帝病也王以親而權力可奪焉故漢約壞於孝惠侯以功而恩寵可圖

焉故漢約再壞於孝武烏乎帝其衰矣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雎之社欲以屬東夷左傳僖公十九年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左傳文公六年

日格子曰伯以用夏尊王為事秦穆宋襄志於伯而以非道行之宜其不終也穆也殉人襄也用人

上以愛欲易太子呂澤彊要張良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

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史記留侯世家

日格子曰四老人之避秦猶伯夷太公之避紂也乃若其人品則有間矣而其從惠帝遊也亦與二老之從文王異何則彼以其志此以其謀惟事成而卒去

無累斯可稱耳當是時高帝病且崩矣不然爲太子賓客而不先見天子於義何居帝不崩四老其能遂歸乎

始伍員與申包胥爲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旣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

之令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吳王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史記伍子胥傳

日恪子曰世稱子胥有忠孝大節忠能忘身而不能忘家雖起讒以死未足深累孝知有親而不知有國辛之毒流宗社不亦甚哉然則讎不必復乎殺無極

足矣

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啟服塹而死公將為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日格子曰𢿌帷不棄為埋馬也蓋古之禮云昭公欲櫝啟服而子家子乃使從者食之何其言與古異也當是時昭公之從者病矣此之不恤而死馬是櫝何哉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而況處昭公之時乎路馬死埋以帷禮也子家子之食從者權也

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歴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史記太史公自序

日格子曰有天歴有人歴天歴始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如環無窮終則復始太史公所謂天歴此之謂也人歴合是而已故曰夏數得天不得天不足謂之歴王者三正迭建改正不改歴

帝一日語神宗曰國家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

幼之序可詔有司革之會疾不果神宗述其事宋史英宗本紀

日格子曰升行是廢父子之倫也易曰有父子而后有君臣有君臣而無父子何居雖然子不子父不父則臣不臣君不君雖有國吾得而享諸是故君子謹微

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

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勑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蜀書諸葛亮傳

曰格子曰昭烈知臣固不如知子之深也觀其臨終謂嗣子不才知子深矣而謂孔明君可自取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孔明伊尹之儔也昭烈非湯則其知之未盡無足怪者矧惟知子之深而望孔明之切故言激而涉於疑不然以昭烈孔明君臣之契此言奚宜有哉且昭烈之起將復漢祚也今其言若是如漢祚

何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盖孔明之心如此然則昭烈之復漢祚固亦不若孔明之篤也哉

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日格子曰娣之子長則長非娣之子長亦長凡非適皆庶也凡適庶異長立子之道尚矣爲邪說以亂之者亦多有之娣之子其一也君子惡似是而非者辨

其能已諸

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史記齊世家

日格子曰齊魯皆大國侯伯之命曷為不于魯而于齊乎當是時周公未之魯太公在齊伯禽何可當也

雖然周公之化固已行於周南矣

鉤弋夫人得幸武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

昭帝立時年五歲耳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史記外戚世家

日格子曰立其子殺其母孟子所謂一不辜者也武帝為國家為之此武帝所以為武帝也或曰周幽之寵褒姒晉獻之安驪姬皆以奪嫡生亂由不能辨之於早之故武帝於此蓋亦有不得已焉者爾褒也戲烽驪也毒胙則有罪矣鉤弋有是哉雖然舍諸長而

五齡是立計亦左矣諸王之服不服固不係於鈎弋之死不死也史稱武帝明然遠見曷不移此心以燭巫蠱之奸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固於是乎在

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櫡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櫡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條侯免冠謝史記絳侯世家

日格子曰君所雖不足非人臣所敢言也而條侯何為言之當是時怏怏之疑帝蓄之心久矣大胾而不

置箸盖將若楚太子亭江芊者察焉而係侯一言適逢其機疑其不益乎

王餘眛二年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代立焉史記吳太伯世家

日裕子曰春秋書公子比弒楚靈王而史記直謂棄疾弒之何其異也觀從召比於晉比之志久矣棄疾取國於比非取之於圍也謂棄疾弒則謂比何

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

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强之而後受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日格子曰使之道於是變矣公冶其如季孫何哉言同而心介聊以卒歲而已此亦不得已之道也

鄭游眅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左傳襄公二十二年

日格子曰子展處奪妻者善矣殺人者徒復其所可乎使鄭而有政也施生戮死必有如晉叔向之為論者

公名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

焉而用之（左傳昭公十年）

日格子曰杜氏以為不敢與君同也推是心也則凡倉卒之際懼僭而別嫌能無圖諸

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左傳襄公二十三年）

日格子曰諸侯禮絶期喪不曰母有憂戚而已不可以樂乎君子譏不徹樂是也而曰禮為鄰國闕何居毋戚不樂禮也為鄰國闕亦禮也

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父終喪服訖議還前夫家亦有繼子奉養至終遂合葬於前夫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於是制出母齊衰期晉書卞壼傳

日格子曰婦更二夫葬從後不從前前義絕矣而從之葬可乎式之情吾不得而知之矣母出而聽其服喪母非出而不養不葬於禮何有然則前夫之子奈何非無所依不可以養非無所歸不可以葬養不可

以迎葬不可以祔

留侯曰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吕后德留侯乃强食之留侯不得已强聽而食後八年卒史記留侯世家

日格子曰辟穀於高祖之世而强食於吕后之時留侯其衰矣乎留侯志於退以辟禍而已矣辟穀其術耳未退則辟穀為重既退則辟穀為輕不食可食亦可雖然今之食猶昔之不食也蓋術勝而道微矣此

其所以為留侯歟

仁宗遺賜直百餘萬光率同列三上章謂國有大憂中外窘淸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宜許侍從進金錢佐山陵不許光乃以所得珠為諫院公使錢金以遺舅氏義不藏于家宋史司馬光傳

日格子曰君賜臣受禮也賜而有為則辭之如唐高宗𧻓金

繒賜長孫無忌賜而無名則辭之如漢光武以金帛賜郭況至有金穴之稱臣之

義也可以辭可以無辭辭得無傷禮乎念國用之乏

而上佐山陵不獲命焉則亦藏之而已矣義不藏于家而他用何義之有如謂乾興故事不可為繼建議而改行之著為令焉其亦可也

會稽剡縣人黃初妻趙打殺息載妻王遇赦王有父母及男稱女葉依法徙趙二千里外隆議曰禮律之與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從他出父母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言三世為體猶一稱雖創鉅痛深固無讎祖之義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孫砥鋒挺鍔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碏秺侯何得流名百代舊令凡

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者聽之趙既流移載為人子何得不從載從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孫祖之義自不得以永絶事理然也從之（南史傅隆傳）

日格子曰殺人者死減死則流此常法也不曰姑殺婦非可以常法論乎今舍親而議法又舍法而論情何也石碏日磾以國而殺子非私怨故比而同之吾亦未見其可也

三王之圍臨淄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于天子天子復

令還報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淄數重三國將與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史記齊悼惠王世家

曰格子曰路中大夫之致命係於天下之故大矣史失其名朱子綱目無大書焉且分注亦遺三國將誅路中大夫一語君子有憾焉雖然名不可得追書可

得而補也若曰齊中大夫路其以上命致于齊以是

闡幽不亦可乎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䳒鞮歸左傳昭公十五年

曰格子曰降有二道有叛而降者有服而降者文王之伐崇因壘而降所謂服也鼔人請以城叛則異於是是故服而降可受叛而降不可受

男東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史記秦始皇本紀

曰格子曰母云者母之也不得母者猶言父不得而子也妻無夫子獨有母乎

學史卷一

學史卷二

明 邵寶 撰

卯 凡二十九章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於河至泉陽漁者豫且得之夜見夢於元王王悟名博士衛平問之平曰龜於是使馳問豫且出之籠載行入端門見於東廂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

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平曰龜者天下之寶先得者為天子且十言十當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王三不可平三對勸勿遣王大悅再拜而受擇日齋戒乃刑白雉及驪羊以血灌龜以刀剥之史記龜筴傳

日格子曰宋元王不忍於龜猶齊宣王不忍於牛也

此皆所謂是心足以王矣者黿之為寶庸愈哉是故
與其寶黿寧寶是心然九江大黿固有納錫之典矣
得而弗取宜與夫古若不相似然納錫之黿猶庖人
之牛見聞所不及者也其與夫延頸前卻於前者異
矣納錫義也不殺仁也
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
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
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

辛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

公羊傳昭公二十年

日格子曰古有三為諱尊親賢尊親禮也賢吾惑焉賢者不諱過賢者而有惡尚得為賢者乎而諱之也其諸不幸而陷焉者歟不然則賢者之子孫也公羊子之説其必有所受矣

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遂逃奔宋左傳成公十五年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敢私布之復請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左傳成公十六年

日格子曰曹人重失鎮公子其意可識矣晉侯欲反子臧豈必謂子臧哉請於王致罪曹伯而以國命子

臧此霸之得行於王而王之得行於諸侯者也子臧雖欲不反焉得而不反雖欲不立焉得而不立不然而徒反乎臧豈曹人之志哉是故謂成乎臧之節可謂定曹國之亂不可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

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史記留侯世家

日格子曰秦銷兵器先秦兵書豈獨存乎萬或有一而圯上老人得以授良真非人間物矣老人高良之義而怪其狙擊之勇於是乎教教在意不在言而況書哉是故為帝師而不自為用智而不用力守柔持謙而豫以待事凡旬日數見意之所示者至矣良平生有一出此乎然則所謂穀城黄石者何老人以是隱良以是神固亦授受之餘意也

仁傑巡撫江南毀吴楚淫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大禹太

伯季札伍員四祠 唐書狄仁傑傳

日格子曰祠以功德存禹太伯尚矣季札次之員何人斯而亦與此其或有感於復讎之義也乎梁公之讎武曌猶員之讎楚平也曠世相感九原如可作也將員之與歸過其祠而恐毁之乎然則員祠卒不可毁邪在吳者宜存在楚則否

昭憲太后不豫名趙普入受遺命謂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祖考及太后之積慶也后曰不然正

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萬歳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以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泣曰敢不如教宋史太祖本紀

日格子曰太后何爲有長君之命哉知子莫若母太宗之不能爲周公太后見之明矣信如是太祖宜據兄亡弟及之禮傳位太宗詔告天下則名未嘗不正而言未嘗不順也何必展轉相授以致於子哉宋穆公立宣公宣公而其子饗之君子曰義使太宗有宣公之

心雖不予之屬予猶得立也不然身後之事其如人之不從何且周太王之欲傳位季歷為文王也吳予諸樊之欲傳位餘祭夷末為季子也今皆不然而亦為凡弟相傳之舉祇自生亂耳

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廼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史記劉敬傳

日格子曰周公之卜洛以中不以險亦不以不險葢子曰固國不以山谿之險以險者非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以不險者非也

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史記東方朔傳

日格子曰朔何言哉而武帝讀之若是其勤也董生之對何獨不然魏文侯端冕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

衛之音則不知倦帝之情蓋如是雖然朔之言亦每有風諫之意惜帝不能擇而用之耳

陳勝之王也咎往從之勝使魏人周市徇魏地立市爲王市不受迎咎於陳五反陳王廼遣立咎爲魏王章邯已破陳王進兵擊魏圍臨濟咎爲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史記魏豹傳

日格于曰魏咎於身與民可謂兩全之矣全民以生全身以死雖然非正也不可以訓

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産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産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左傳襄公十年

日格子曰子孔以焚書為衆為政是也不曰出入自爾師虞乎是亦衆為政也雖然有師虞之公則書何

至於焚不然縱焚之媿其能已乎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左傳襄公九年

日格子曰聞之君子禮變於不得已季武子以魯君
冠於衛之廟何不得已之有晉侯宴魯公於河上也
年焉而命之冠驕則甚矣武子之對盍亦曰歸將冠
矣小國之事大國其共固如此乃曲狥其意假鐘磬
焉於衛謂之何哉禮苟變而可烏乎而不可

王餘祭七年楚公子圍弒其王郟敖而代立餘眛二年
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代立焉史記吳世家　齊釐公十九年魯
桓公弒其兄隱公而自立為君齊世家　靈侯九年陳司徒招

弒其君哀公曹成公五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其君厲公管蔡世家陳哀公三十八年楚公子圍弒其君郟敖而自立爲靈王陳世家衛成公二十六年齊邴歜弒其君懿公衛世家

曰格子曰太史公諸國世家於鄰國弒奪事皆書之若本國事然者何其不憚煩也齊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孰謂鄰國之弒逆非本國事哉

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辠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史記趙世家

曰裕予曰名之弒賊則人得而討之晉之亂雖有爲與而其詞則然亦可畏也春秋成而亂賊懼者以此

夫君子甞斷斯獄矣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未聞追族其子孫者董狐之書一國之斧鉞也當其時失賊不誅至於再世乃致之族謂之何哉

張良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史記留侯世家

曰格子曰湯伐桀而封杞禮也武王伐紂而封宋禮也良為帝籌而不欲其為湯為武何邪

叔孫不食卒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左傳昭公五年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内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史記鄭世家

日格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仲尼稱之鄭厲公之於傅瑕晉惠公之於里克其亦可與於此乎無瑕者可以戮人突圍之心非昭子之心也已致人於罪而欲戮人人雖死吾知其未服也

莊公病將死以病名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公羊）

傳莊公三十二年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何難對曰芈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左傳昭公十三年

日格子曰此適然之變而以邪心成之者也不可為典也繼缺焉而后可以議及繼正也及權也長幼亦然長正而幼權

杞微甚不足數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句踐興史記杞世家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

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史記吳世家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為建國百世不絶陳世家

日格子曰天道之不爽如是哉聖人之有功於天下未有若舜禹稷者也報之以天下猶有遺澤焉

季武子伐莒取郠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

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左傳昭公元年日格子曰此使之變也叔孫不以貨免其賢矣哉忘身而不忘國

張審素為巂州都督有陳纂仁誣其冒戰級私庸兵玄宗疑之詔監察御史楊汪即按纂仁復告審素與總管董堂禮謀反堂禮不勝忿殺纂仁以兵七百圍汪脅使露章雪審素罪既而吏共斬堂禮汪遂當審素實反斬

之沒其家琇與兄瑝尚幼徙嶺南久之逃還汪更名萬頃瑝琇夜狙萬頃於魏王池瑝斫其馬萬頃驚不及鬬為琇所殺吏捕以聞中書令張九齡等皆稱其孝烈宜貸死侍中裴耀卿等陳不可帝卒用耀卿議議者以為寃帝下詔申諭乃殺之唐書張琇傳

日格子曰琇知父之寃而不知詔使之不可殺有親無君不可謂孝則何可貸之有雖然汪衆詔即捽乃復聽纂仁再告之辭不請而輒縶審素董堂禮不勝忿

而殺之圍汪且脅馬審素與謀若否罪必有歸又不請命根究而輒加以斬固亦取殺之道也然則琇與瑝盍原其一乎而皆殺之則亦過矣

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天子憐悲其意下詔除肉刑史記文帝紀　吉翂請代父死赦之丹陽尹王志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翂曰異哉

王尹何量玢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玢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梁書吉玢傳

日格子曰知漢文者其除肉刑乎議漢文者其除肉刑乎綱目不書縈事不繫於縈也縈也訟玢也服

孟孫獵而得麑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麑母隨之而嘷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麑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嘷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為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子

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麑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淮南子人間訓日格子曰不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推之於政者利害惑焉故也秦西巴之舍麑也可與言不忍之政矣夫豈不知孟孫之必怒哉然而不為懼也不忍非難不懼為難不忍仁也不懼義也故君子非義不能

成仁

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史記宋世家。按尚書亦以為殷王元子呂氏春秋云微子生時母猶妾及為妃而生紂故微子為紂同母庶兄宋世家注

日格子曰二女同降而或妻或妾皇英是也尊卑以
年一母同出而或嫡或庶啟紂是也貴賤以分年以
率常分以制變君子别嫌明微於是為至
先時有髙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内旦乃得入
中使大詬怒賊諜知之他日偽遣人為中使夜至守將
遽内之賊衆隨入通鑑唐穆宗二年
日格子曰於是乎知漢文之不馳亞夫之營之非迂
也

詔議遷穆宗以下出太廟吏部尚書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宗武宗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宜遷四主出太廟還代宗以下入廟詔百官議不決而止時人以是薄景讓通鑑唐宣宗十年

日格子曰君臣之分為重則兄弟叔姪之分為輕故

仲尼以躋僖為逆祀

或問馮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曰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至頗牧曷不用哉揚子

法言重黎篇

日格乎曰文帝能用頗牧乎唐以尚知其不能雄以亞夫知其能也尚以恩亞夫以法文帝恭儉之主也儉故不能容尚恭故能容亞夫頗牧尚倫也非亞夫倫也

長安廐吏乗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乗傳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

日格子曰使買臣之妻去而未嫁義可絶也亦可復也貴而來歸待之如初可也今既嫁有夫矣遇諸途而乞憐焉賙而遺之足矣並載其夫歸置園中何為哉無乃買臣念其夙昔而有驕之之意乎不然何為其自經死也死而葬之夫豈不能而乞其夫錢以葬出婦死後夫葬之禮也前夫葬之非禮也

漢書朱買臣傳

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

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為郎 漢書蘇建傳

日格子曰節義如子卿不可使之無後也君子謂宣帝明於大體有王者之風焉

宋以柴周之後為二恪又録孔子之後亦先王崇德象賢之意也故皆為賓禮 宋史賓禮志

日格子曰微子之命有之稽古崇德象賢崇之象之

而不稽諸古非禮也易代之道二有代有禪代而封之為厚禪而封之薄矣封其子孫以奉其祀可也然則如周恭帝者何以處之其名號則固存也以天下養而終其身無以嫌隙間焉此亦稽古之義也若夫孔子為萬世宗師歷代褒崇則有禮矣以備三恪不亦遠乎

帝思中興功臣乃圖於南宮雲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漢書馬武論

日格子曰雲臺之功為靖莽亂也莽外戚也帝於此有深懲焉故馬援不與援莽之不可同語明矣君子知拔本塞源之義者不能不致謹於援於援且然而況功不如援者乎此帝詒後嗣之意也

學史卷二

學史卷三

明 邵寶 撰

辰 凡三十章

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 左傳宣公四年

日裕子曰已留而族亡子良何以為心故欲與族偕亡而卒存其族亦豈子良有心於要之哉讓國禮也偕亡禮也偕存亦禮也雖然子良於穆之族有義不同天者焉知權者當有以處之矣而區區於存亡之偕何居

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刖史記韓非傳

曰格子曰此其事在彌子瑕無足論者若夫人人則
母病雖聞君車不可矯而駕也聞母病而失視非孝
子也矯君車罪刖毀傷其肢體得為孝子乎抑事君
於是為不忠是可為也孰不可為也
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
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上介芋尹蓋對
曰臣聞之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
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

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其何以為諸侯主吳人内之左傳哀公十五年

曰格子曰斯禮也吳人未之知也陳人亦未之知也禮賓終有于入竟者有于未將命者于入竟者主人為之殯介攝其命于未將命者以尸將事

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左傳襄公十年

曰格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樂而用

之賓非禮之中又非禮焉衰不亦甚乎

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景監以讓鞅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見未中旨罷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鞅復見孝公善之而未用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鞅復見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史記商君傳

日格于曰商君豈真知帝王道者哉知帝道者不屑

於王知王道者不屑於伯而況於富强乎古之遺人物者必有所先商君之言帝王也其亦若將以爲先者耳不然則將固孝公之心而以是嘗焉再嘗之而知其心之必在於富强也故一語而輙合蓋商君於富强之術深矣

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

容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左傳昭公十三年

日格子曰古人立子之道尚矣假於神以服人固不若稽古人之德也雖幸而中君子不取焉楚夷也其為是固宜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日格子曰晉侯重於見客爲魯喪也推此心以及鄭則何至使鄭伯奔走於道路如是哉恤喪禮也睦親非禮乎

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日格子曰舍而母將不可兩全乎全其身而虧於禮君子不謂全也臣而狎君女而瀆男非禮也雖顛沛

其敢違之獲之對不曰非禮而曰不祥何居禮者履也舍履而言祥急遽而欲人之易信也如是哉

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顔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史記李牧傳

日格子曰岳武穆被班師之詔或謂可以無受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古之道也惟明主在上可以行之

庸主則否武穆之還豈得已哉吾觀李收之事於是益悲之

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史記江都王世家

日格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天子旌旗奚宜至於江都哉非之驕奢則漢有以啓之也當是時請擊匈奴而上或許之有功何以加賞有罪何以加罰雖然不許誠是也曷若謹之始乎

太后於帝爲從嫂朝議疑其服太學博士徐藻議曰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云其夫屬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以齊母之義也魯譏逆祀以明尊卑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祀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齊衰期從之晉書康獻褚皇后傳

日格竽曰有君道則有父道有父道則有母道生以事之死爲之服禮也是故知祀之逆則君道定矣知

敬之同則父道存矣若夫母道則屬之固然有不必

論者雖然朝議疑之不有君子則服惡乎定乎

代宗睿真皇后沈氏開元末入東宮賜廣平王生德宗天寶亂賊因東都掖庭王入洛復留宮中時方北討未及歸長安而河南爲史思明所没遂失后所在代宗立以德宗爲皇太子詔訪不能得德宗即位乃具册前上皇太后尊號中書舍人高參上議宜用漢故事分遣諸沈行州縣物色審知行在然後奉迎帝乃使使者分行天下故中官

高力士女頗能言禁中事而年狀差似后又后嘗削脯哺帝傷左指高亦嘗剖瓜傷指是昔宮中無識后者於是迎還上陽宮馳以聞帝喜羣臣皆賀力士子知非是具言其情詔貸之憲宗即位有司言皇太后沈氏厭代二十七年參訪理絶請因啓殯詔羣臣為皇太后發哀肅章內殿中人奉歛衣置幄坐宮中朝夕上食告天地宗廟上太皇太后謚册作神主祔代宗廟備法駕奉禕衣納于元陵詔曰可 唐書代宗睿真皇后傳

日格子曰此人子之至痛也訪道盡而不得舍有司者之言則何以哉似者至矣希富貴也而真者何乃不至此吾所謂訪道之盡者也而未之盡者何哉

王方慶為鳳閣侍郎神功初武攸宜破契丹凱還且獻俘內史王及善以孝明帝忌月請備鼓吹而不作方慶曰晉穆帝納后當康帝忌月昔以為疑荀訥謂禮有忌日無忌月自月而推則忌昔忌年愈無理據世用其言臣謂軍方大凱作樂無嫌詔可唐書王方慶傳

日格子曰禮有忌日無忌月忌月之論何從而起哉

忌繁而諱多亂世之道也

楚有士申鳴者養其父孝王欲授之相辭不受旣而家父命爲楚相居三年白公爲亂申鳴辭父往敵因以兵圍之白公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吾不得爲父之孝子乃君之忠臣也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自殺說苑

日格子曰申鳴之於父猶趙苞之於母也然苞於鮮卑猶若有可為者抑亦難矣白公何人不為忠臣而奚為哉吾於是益悲二子之不幸也

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絶民望也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狥於國而又掩面

以絶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左傳哀公十六年

曰格𠀉曰或謂胄或謂不胄二者則奚從均之繫民望也不胄之繫民也近虚胄之繫民也近實必不得已其從胄乎不然入門之際能揚言以諭乎衆衆不信而后免胄其可乎

光少與光武同游學及光武即位光乃隱不見帝思其賢訪之聘之三反而後至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

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爾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漢書嚴光傳

日格子曰或問陵何如人曰陵之告侯霸曰懷仁輔義天下説觀斯言也可以知陵矣且陵亦處莽之旹矣而名無聞焉至是始以節終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其陵謂邪

潛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博學不羣以親老家貧為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名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後

復爲彭澤令不以家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官八十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以自見徵著作郎不就晉書陶潛傳

日格子曰淵明在晉嘗爲州祭酒爲彭澤令及徵著作郎不就朱子書其卒不以官稱何前爲貧而就辟非朝命也著作之徵則出朝命矣辭焉豈無意哉且

事以後定也於是乎書

君子以齊人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左傳僖公元年

日格子曰女子從人常禮也不曰預弑二君乃稔惡乎況齊桓以伯討之曷謂已甚此說行天討不加於

武曌女禍滋矣

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左傳襄公三十年

日格子曰女婦異道乎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貞也者女婦一也而謂婦異於女未之前聞也公羊曰伯姬之婦道盡矣君子哉君子哉

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君子曰莒展之不立弃人也夫人可弃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左傳昭公元年）

日格子曰展輿與弑父者也其不立者以是爾今君之而歸咎於弃人苟如是將謂不弃人焉雖弑父無

傷也豈君子之論哉

舍人朱异議禮年雖未及成人已有爵命者則不爲殤封陽侯年雖中殤已有拜封不應殤服帝可之於是諸王服封陽侯依成人之服隋書禮儀志

日格子曰童汪踦以戰死魯人問於孔子喪而勿殤是故有有功而勿殤有有德而勿殤有封拜而勿殤其亦可也

閏月葬齊景公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爲

以閏數喪數畧也公羊傳哀公五年

日格子曰春秋閏月不書嘗以朝廟書矣為告月也此葬齊景公書則明喪之數閏也喪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於數也然則襄二十八年楚子昭卒曷為不書始死之月未與於喪數也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左傳哀公元年

日格子曰周勃左右袒之計其出於此乎當是時使其人左之右之亦若此也其如大事何哉君子之於衆也以理觀情斯得之矣

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內議權作樂燾言漢唐祀天地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建隆初郊亦然自崇寧大觀法周禮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今既合祭宜復漢唐及建隆舊制庶幾兩得宋史李燾傳

日格子曰上壽禮非古也日妨郊齋不可以已乎宋

之郊沿漢唐而崇寧大觀始法周禮誓戒十日前此古禮之幸存者也既不能已乃欲變郊禮而從之此之謂舞禮安在其為兩得也

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左傳宣公十五年

日格子曰華元夜入楚軍登牀而起子反告之以病

說者譏其輕見情實蹈不測之險抑不知元於此葢有術焉固將以牀上之盟而易城下之盟哉言情而執遽詞遜而意切不然子反何其懼也何其懼也葢戰國之策已兆於斯矣

彌遠拜右丞相陳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思歎曰董賢為大司馬册文有允執厥中一言蕭咸以為堯禪舜之文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有如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析宋史倪思傳

日格子曰嫌之別於禮大矣故雖小物必謹曽謂制詞而可援引非倫乎器數之不可不辯也人皆知之至於言語書策率謂虛文而天下之典禮實於是乎在不有君子誰其辯諸

太史言十一月朔日當食心八分燾條上古今日食是月者三十四事因奏之曰心天王位其分為宋十一月於卦為復方潜陽背陰氣乘之故比他食為重宋史李燾傳

日格子曰日食之說詩書春秋詳矣而以十一月朔

重者則未之聞也陽復於子其氣尚微君子之欲養之也蓋無所不至焉而陰乃乘之災孰有大於此者乎心春秋所謂大衣也日食於星孛其戾尤甚宋有天下矣故國之分野雖不論焉亦可也

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史記陳豨傳日格子曰漢太上皇何昔崩哉史記於帝紀不書獨豨傳偶及之且月而不日愚禮可見矣爲天子父而不以天下葬可謂禮乎

文帝詔曰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史記孝文本紀

日格竽曰漢文三十六日服於已下之後葢既葬未恐即除也東漢以後易月二十七日則以所聞先後薄葢甚矣前以三等服後以再期日義雖各有所取如天下之通義何烏乎甚矣世變日降而禮不可復也

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

正朔易服色立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黄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史記賈誼傳

日格子曰此復古之會也文帝安於簡陋不知自彊遂使先王禮樂後世無聞焉雖然豈特文帝之咎哉絳灌諸臣則有責矣論者謂漢制不能復古歸尤於叔孫通通之嘗非誼之嘗也通狗而卑誼引而高誼不能彊文帝通能彊高祖乎是故漢制不能復古任

其咎者文帝與絳灌諸臣其能辭諸

學史卷三

學史卷四

明 邵寶 撰

已凡二十九章

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左傳襄公十七年

日格兮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齊疏之服飦粥之

食自天子達今曰禮卿大夫士異何居斯禮也周其衰矣衛幕布魯幕綃魯衛之所謂禮也非三代之道禮也晏子之老所謂大夫之禮者亦然故晏子不居其曰唯卿為大夫者所謂巽以出之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史記伯夷列傳

日格子曰此萬古之高義也使無中子則國絕矣為

夷齊者宜如何哉或曰二子之去以有中子故也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史記樂毅列傳日格子曰隗賢歟禮之誠是也使其未賢能毋累於明哉且後隗而至者禮之能如隗乎不能如隗是廣其途而自塞之也聲之動物尚矣以虛鼓焉者未有能得實應者也其固然哉

闕

祀而知其必亡故自罪以存焉宗祀爲重則身爲輕矣不然豈其不能死而如是邪孔子稱殷三仁微子是先觀於斯知之矣

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左傳襄公四年

日格子曰文王率叛國以事紂臣道也楚非晉君也謂爭陳爲易之何居韓厥於是乎失言矣雖然爭地以戰是自爲紂也何叛之能率而援文王以爲言哉

龍廷權安南留後遣弟明昺掌書記黄成雅來貢會含光殿大宴上以成雅坐遠欲稍升位著訪於宰相王旦旦曰昔子產朝周周王饗以上卿之禮子產固辭受下卿之禮而還國家惠綏遠方優待客使固無嫌也乃升成雅于尚書省五品之次 宋史交阯傳

日格子曰周饗子産以上卿之禮謂物數也非位也王旦引之以升成雅于尚書省五品之次可乎宋之於寵廷固非周於鄭之比也以成雅擬子産何居號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左傳莊公十八年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别也莊公二十四年

日格子曰異數而同其失也顯異贄而同其失也微

君子表微故大夫宗婦覿用幣書

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名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史記田叔傳

日格子曰此即所謂經術吏之所處也

田叔為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

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史記田叔傳

日格子曰田叔之感魯王善矣當是時使王聞之自若也叔則奈何曰諫諫不聽去叔蓋能之

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

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史記管夷吾傳

曰格子曰桓公管仲之為霸也者斯數言者盡之矣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史記管晏列傳

曰格子曰嬰之言曰人有君而人弑之吾安得而死之吾安得而亡之雖然死與亡義之所不得也抑亦不得而討之乎禮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

父凡在宫者殺無赦嬰惟不明此義是以至此非獨無勇也

無忌讒太子於平王王怒因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徃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名之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必來員必不來王使人名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徃員曰楚非欲以生

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耻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耻終爲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伍胥遂亡聞太子建在宋往從之（史記伍子胥傳）

日格子曰伍尚之就死正也胥之逃生權也雖然胥豈真知權哉胥而知權則必假力彊國問罪于楚逐不當立者取讒臣無忌戮之于市乃退而耕焉可也

不知出此而引吳入郢其為辱有不忍言者仇一人而戕一國此申包胥之所謂以甚也胥豈真知權哉

雖然為尚也易為胥也難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左傳文公八年

日格子曰前志有之大夫死命又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故司馬握節死司城效節出春秋皆以官書死去異乎死道一去道二有去於幾者有去於遽者去於幾者與死道同去於遽者與死道異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左傳文公十八年

日格子曰季文子三思而行其出莒僕曰今日必達何其不再且三也私意之起實與於已已無與焉何惑之有莒僕是也若使齊納賂事與僕殊故三思而私起焉爾不然則文子之決不勝其疑疑之時恒多而決之時恒少乎未可執是而疑仲尼之論也

仲以君命名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左傳文公十八年

日格子曰伍尚名於楚平惠伯名於宣公皆君命也皆死尚往以父質也惠伯何居宣公與聞乎殺惡之謀其名惠伯蓋欲成其謀爾而惠伯以君命故竟蹈其難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惠伯之謂矣是故伍尚死以成孝惠伯之死愚哉

子文之孫箴尹克黄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左傳宣公四年

曰格子曰箴尹知無所逃之義申生之流也雖然申生必死箴尹不必死其無逃同其所以無逃異

舜知任不專則功不成業不世則知不周鯀雖治水無功而禹為其子九年之間足知利害不使易業故首命禹為司空平水土誅父用子而舜無疑心戮力勤王而禹無仇色通志帝舜紀

曰格子曰鯀治水九年禹從之乎不從也賛之乎不賛也今皆不可知矣書稱鯀方命圮族楚詞稱鯀婞

直其何有於禹之言哉不然禹受命治水時方娶塗山前此蓋弱矣或未之能從且賛也雖然禹聖人也舜之用之豈專為世業哉任大事而求人於世抑舜不可謂無意焉耳且舜以天下而用禹何疑之有禹以天下而用於舜何仇之有而後儒云爾哉甚矣其以常人之心窺聖人也

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踧踧如畏然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

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史記魯周公世家

日格子曰公辟流言蓋嘗居東矣鴟鴞之詩可以觀情九罭之詩可以觀度魯公封也不之魯而楚之之乎他日公病將没曰必葬我成周明不敢離王也而曰避譖之楚何居楚夷狄之國也公且僭之而忍一

朝居邪且公前事武王後事成王病也禱也藏冊而祕也譏且譖而居東與奔楚也天動威王發書以泣而反之也何其同也史氏之附會一至於是夫何足辯而亦必辯焉者蓋不欲使誣詞之加於公也

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左傳隱公三年

日格子曰宋穆公可謂知禮矣從禮而不從君不從君乃所以深從之也不賢而能之乎故曰宣公可謂

知人矣此之謂也雖然穆公於馮夷二子擇賢而立以靖社稷立馮則權立夷則正皆賢者之事宣公之知人固不繫于其子之饗不饗也今以其子之饗而蔽宣公之知人命以義者固若是哉公羊氏曰君子大居正此則君子之論也

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黜弁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强詩云本枝百世左傳莊公六年

曰格子曰宣公烝於夷姜而生汲子又娶汲子之妻
而生壽及朔三子者皆非所當立也況朔搆汲子并
及於壽無故以死則朔也烏得為君黔牟之立謂之
不度見成敗而忘義理君子之論豈其然哉

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
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君子謂鬻拳可謂愛君
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左傳莊公十九年

曰格子曰用兵脅君幸而從焉則刖以忘罪鬻拳之

志行矣當是時也使君不從將加兵砉乎以是為愛

愛其所愛非人臣之所謂愛也

鄭靈公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左傳宣公四年

日格子曰易稱神武不殺傳曰我戰則克故人有不仁仁者必武歸生與聞乎弒止弒君者以畜老憚殺

又懼而與乎弑君子謂其仁而不武豈知仁者乎吾於歸生謂之不仁不謂之不武

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左傳定公九年

日格子曰春秋繁刑子產鑄書於鼎以救弊也叔向尚謂終其世必敗況析之竹刑又改刑鼎之舊乎亂

獄滋豐如叔向所云無足怪者析著書列刑名家有曰君父於臣子無厚固不仁者駟歂殺之乃其自取而謂之不忠乎

彧病留壽春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時年五十漢書荀彧傳　蘇氏曰荀文若聖人之徒也其才似張子房道似伯夷蘇文

日格子曰彧蓋有志於天下者然不能擇所輔於始及其不可輔也亦末如之何也已矣朱子自殺之書

殆亦衰之也乎或也病於知者也何敢望仁蘇子曰文若才似子房子房能用高祖而彧不能用操子房固如是乎又曰道似伯夷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濵彧當操之時亦可避矣而且事焉伯夷固如是乎予嘗為之説曰文若志似管仲而才不逮心似名恕而道未闇然非揚雄比也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違而道國語楚屈到

日格子曰臨終之命曷爲爲治乎曷爲爲亂乎非以時知之以理知之順理爲治逆理爲亂是故短喪之從爲非而嫁妾之從爲是薦芰之違爲是而易簀之違爲非

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左傳昭公十九年

日格子曰人子之於君父當無所不盡其心力若以藥物有毒故舍焉以幸免弑君之罪豈所謂盡心力者邪故曰事親者不可以不知醫知而弗專斯得之

矣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錫之宴晏子在前范昭趨曰願君之倅樽以為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寡人樽獻之客晏子撤去樽范昭不説起舞顧太師曰子為我奏成周之樂願舞太師對曰盲臣不習范昭起出門景公謂晏子曰晉使范昭觀國政令子怒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范昭非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嬰故不從名太師而問之對如晏子於是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并也

吾試其君晏子知之吾犯其樂太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閒折衝千里韓詩外傳范昭

日格子曰春秋之時知禮樂者稱起札二子嬰也師也亦可與於此乎起札考文嬰師守器考文存乎學守器存乎節

學史卷四

學史卷五

明　邵寶　撰

午凡三十章

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穀梁傳莊公三年

日格子曰父天母地孰非天之子而亶聰明作元后

有宗子之道焉故曰天子尊之也尊之也者異之也如穀梁子所稱則夫人爾而人徒取尊稱焉何異之有吾故謂穀梁子善論生理者也非知天子之義者也

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宫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穀梁傳隱公五年

日格子曰此庶子為君者也庶子不為君則其於母也祭何即其宫而祭焉已主之於孫止乎孫繼禰矣

雖欲勿止焉得而勿止

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朝諸侯聞之皆從齊史記齊太公世家

日格子曰燕君所至之地齊之故疆歟抑侵小而得之歟故疆天子之所分也不可以與人也若侵小而

得之取此與彼其義安在雖使納貢于周是以彊令不以義令也孟子曰非禮之禮殆齊桓之謂矣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孔曰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下拜登受左傳僖公九年

日格子曰拜下禮也齊侯其知此乎推是心也可以進於伯矣

高后崩禄産欲為亂朱虚侯章知其謀乃告其兄齊王發兵西以誅諸吕齊王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之臨菑計事琅邪王劉澤説齊王曰悼惠王高皇帝長子大王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大臣固待澤決計齊王乃送琅邪王禄産作亂朱虚侯與勃平等誅之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以齊王母家駟鈞惡戾是欲復為吕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代王親高帝子於今見在

最為長乃迎立代王而告齊王令罷兵史記齊悼惠王世家

日格子曰澤之西也脫齊之留而已乃得吐天下之至計焉其志大其義正然其所言則非天下之極論也代王親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為長天下之極論固於是乎在而以駟鈞薄氏量較孰為惡戾長者何居雖然澤曰擊呂氏之變者也苟有慮焉能不是及乎君子論代來之功當以澤為首

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

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史記吳太伯世家

日格子曰說者謂季札辭國而生亂當是皆受而不辭則何以入太伯之廟雖然季子可受也而難為授也或曰季歷傳文王矣有文王則可無文王而傳亦何異於僚哉

交阯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足為瑞願還其獻又奏賦以風宋史司馬光傳

日格子曰果麟歟貢於交阯亦足為異然非明王所寶也况偽者乎雖然麟有形有性紀載詳矣取而驗之何真偽不可知之有抑非光不能為是言也

田況乞歸葬陽翟既葬託邊事求見泣請終制仁宗惻然許之帥臣得終喪自況始宋史田況傳

日格子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而謂文武異道乎不得已而從金革古之人固有行之者矣若夫無事之旹不失於用而以存禮烏乎而不可

聘契丹見其主混同江設宴垂釣每得魚必酌拱辰酒親鼓琵琶以侑飲謂其相曰此南朝少年狀元也入翰林十五年故吾厚待之使還御史趙抃論其輒當非正之禮異省北使援此以請將何辭拒之宋史王拱辰傳

日格子曰衛甯武子聘魯文公燕之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拜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既託婉辭卒以不敢干禮取戾對為拱辰之道當如此然契丹主非魯君比也其辭之也無亦取武子之意而更其詞乎

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宋微子世家

日格子曰公羊謂君子大宋襄之不鼓不成列蓋聖學不明失其權度故其所稱如此史遷謂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其然豈其然乎

詔封太祖諸孫行尊者為主奉太祖後敘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當自奉其國之祖宜崇德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揚藝祖者著矣

後二王紹封如攽議宋史劉攽傳

日揢予曰太宗太祖之弟也於禮爲及再傳而後孰非太祖之孫而欲封其諸孫行尊者爲主以奉焉何居爲王者祖而可使諸侯主之乎攽之議得矣而未能昌言及此吾於是猶少之

同知太常禮院天子且親祠執事者習禮壇下必言周官大宗伯凡王之禱祠肄儀爲位古禮如此今即祠所習之爲不敬乃徙於尚書省宋史邵必傳

日格子曰儀可肆也壇不可褻也議禮至此可謂微矣謂其微也而莫之辯焉君子其將能乎

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後漢書章帝紀

日格子曰此右文之舉也三代以下彬彬乎盛哉衆言淆亂折諸聖吾聞之矣未聞折諸天子也然則議禮考文曷爲必出於天子天子制命天子而制道必

有聖德不然則所謂雖有其位不敢作禮樂焉者也

石渠白虎謂之何哉

昔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寛假得以黄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名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

事遂已 宋史文天祥傳

日格子曰黄冠備顧問在天祥可乎曰國亡臣死之正也不臣焉而釋之亦可以無死矣何為乎以備顧問也昔者箕子陳洪範於武王為傳道也不然則武王雖有問箕子其答諸天祥之備顧問也殆權詞哉故南臣十八者之不卒請釋也為身計也其於天祥不能成生抑能成死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

生

左傳莊公二十八年

日格子曰申生可以為世子乎申生獻公烝於齊姜而生者也不可以適庶而況嫡哉然則春秋曷為世子之有王命矣春秋尊王而作王既世子之春秋烏得不世子之晉世子當爲乎定立子以嫡無嫡立庶以長不以貴不此之據而唯諸侯之意是聽子孰不可以為世子楚太子建亦然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

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左傳隱公元年

日格子曰禮有之國君雖七十無無主婦者為承祭也攝夫人以承祭蓋不敢踐夫人之位也不敢踐夫人之位而子可謂嫡乎是故聲子稱繼室仲子稱仲子妾辭也觀乎此而隱桓之名分定矣聲子娣也故疑於妾而不知禮之有攝也仲子娶也故疑於嫡而不知禮之無再娶也此說者所以紛紛也

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匹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段太尉逸事狀

日格乎曰此不得已而遠污之道哉雖太尉之賢亦不能無此

自開元制禮大臣避諱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

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豫凶事之説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摭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

柳子厚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日格子曰李文子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其言曰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由此觀之國恤之章奚宜去哉

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寇準為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

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其何恥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寖衰宋史寇準傳

曰格子曰當是時策有出準之為者乎有之而準不從準之罪也不然則將從寇乎何以罪準雖然三人謀從一人則二人者皆其讎也掐讒起謗尚何異哉

西伯歸而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除炮烙之

刑紂許之仍賜弓矢斧鉞得專征典治南國江漢汝潁之諸侯率循西伯之令於是陽為王門築靈臺列侍女撞鐘鼓為樂紂聞之曰西伯改行吾無憂矣通志殷紂本紀

日格子曰孔子稱文王至德今是說者不亦異乎靈臺靈沼戒民勿亟七十里之囿芻蕘雉兎與民同之皆文王事也事於斯則德於斯文王何心哉以是為陰孰謂之陽以是為陽孰謂之陰戰國謀士以私意窺聖人一至於是而史家信之烏乎陋矣

兖國公主下降將行册禮宿諫曰陛下昔封兩長公主未嘗册命今施之愛女殆非漢明帝所謂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之義也宋史胡宿傳

日格子曰漢明盛德之言然非先王仁率親義率祖之道也若公主下降其當行册禮與否國有舊章循之而已失於前者如不可追則宿之言其亦義也夫

被命接伴金國賀生辰使金歷九月晦與統天歷不合宻接使者以恩意乃徐告以南北歷法異同合從會慶

節正日隨班上壽金使初難之卒屈服孝宗喜謂宻曰使人聽命成禮而還卿之力也宋史立宻傳

日格子曰正日上壽禮之大節也或以歴之不同聽其自行則於國體所損多矣宻乎宻乎可謂能接伴乎

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

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左傳文公四年

日格子曰甯武子之不拜湛露彤弓禮也二詩何詩也而歌於魯侯之堂乎其言曰肆業及之忠告而婉子墨衰經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敗秦師于殽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日格子曰墨衰經而從戎禮之變也禮變於不得已

寇不于門庭而與戎以襲人非不得已也不得已而墨可也非不得已而墨謂之何哉遂墨以葬可乎可墨也亦可復也

茂州夷剽境上懼討乞降乃縛奴將殺之取血以受盟抃使易用牲皆讙呼聽命（宋史趙抃傳）

日格子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故用人于社春秋重之彼茂州夷之於我可乎雖然廢盟則何以繫其心易人以牲抃得之矣

太史公曰鼂錯為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毋為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史記吳王濞傳

日格子曰王制言名山大澤不以封不可為井田以業民也太史公懲吳之富彊逆亂謂先王山澤不封者以是故豈其然哉昔者齊之封實負東海魯之封實環泰山山澤之名且大者孰加於是而齊魯卒為

望國抑何異也婁敬論周都洛陽謂諸侯四方貢職道里均矣者是也其曰不欲依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者無乃太過乎

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議郎周霸曰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正閎長史安曰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不當斬大將

軍曰青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遂囚建詣行在所史記衛青傳

日格子曰周亞夫不聽天子詔文帝以為真將軍衛青以蘇建歸天子自裁抑何異也令出不可貳罪疑不敢專夫固各有當也

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左傳文公三年

日格子曰宋王者之後其祖帝乙禮也鄭諸侯而祖

天子謂有功也有功而廢禮可乎魯之郊禘非禮也

鄭祖亦云

建炎南渡之初車駕已幸錢塘而留張忠獻公於平江以為後鎮時故兵部侍郎湯公實為守將一日聞有赦令當至心獨疑之亟走以白張公公曰姑遣吏屬知書解事者馳往發視有故則緩驛騎而先取以歸湯公遣官往視乃明受偽詔也則又以告曰是則其可宣乎張公曰不然事已至此胡可匿且卒徒解於望賜吾屬先

受禍矣又何忠之能輸哉湯公曰然則宜奈何張公曰
令便發庫錢以示行賞之意乃屏偽赦而陰取故府所
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即損其階禁
無敢輒登者而散給金帛如常時郊賚故事則可矣湯
公行之於是人情畧定乃決大計朱子書偽詔後
日格子曰此史所謂秘不宣者也其機權曲折乃如
此哉不然仗義連謀討賊復辟亦固當如史之所稱
者然人心一譁為力難矣甚矣湯東野之先見有功

於魏公也甚矣湯東野之先見有功於魏公也

初王拱辰議榷河北鹽方平見曰河北再榷鹽何也帝曰始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鐵是也豈非再榷乎帝驚悟方平請直降手詔罷之宋史張方平傳

日格子曰法有異代民無異代苟不參焉而輙有所舉能無如河北再榷鹽者乎抑豈惟異代執政者不求諸故雖一代亦有之

學史卷五